

隧道漫漫

王海中

朋友发微信说，应邀去西宁参加文学研讨会，汽车穿行在漫长的隧道中，幽深、阴晦，实在压抑得很。隧道一个接着一个，刚出来又进入，忽明忽暗，仿佛在地狱里行走。我回信说，如果没有这些隧道，不知你要多走多少路，等你到西宁，会可能都开完了，你应该好好感谢这些隧道。她回信：捷径都是无趣的，宁愿把路延长。

车在隧道里走，生硬而乏味。隧道幽深而狭隘，车贴着幽暗的洞壁呼啸前行，视野一伸就碰到洞壁上，夹裹着一股冷飕飕的风被弹回车内，赶紧关上车窗，于是，坐车的人在幽暗里盼望光明。前面一个亮点，越来越大，终于见到天日，赶快打开车窗透透气，仿佛从地狱回到了世间。

在这些山区，越往西走，越要穿过众多的隧道。隧道一路向前，在人迹罕至的大山里蜿蜒。本来不相连的大山，因为有了隧道而牵扯在一起，越发显得深沉与厚重。一座厚实的山在机器的掘挖下被掏空了腹部，尘雾涌入大山腹内，如同人体内藏着一股浊气。但山不失厚重，因为它属于大地，大地是泥土的沉淀，沉淀下去的东西远比漂浮的东西重实，更难以撼动，所以，大地是牢靠的，也是有胸怀的，它允许隧道“穿肠”而过。它承受着这一切，为的是把路延向远方。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于是，人们驾驶着这些机器向一座座大山开战。坚硬的岩石顿时像松散的泥土，没有了自己的筋骨，被轰隆隆的机器吞噬着，不久，一条隧道便从大山腹部钻了出来。现代社会的进步似乎让人类无所不能、无所顾忌，开凿一条隧道就像用脚驱散一堆浮土，工人们在笑谈中就挖透了

在大姑去世十周年追思会上，我代表亲属说了这样一段话：“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大姑去世已整整十年。大姑勤劳、善良、对人亲切，家里最辛苦、最操劳，表现出一位农村妇女所有优秀的品质。孝敬长辈，为孩子无私付出，关爱亲戚不求回报……我永远怀念大姑。”

父亲兄妹5个，父亲是老大，有4个妹妹。

大姑，很亲近。在我的记忆中，4个姑姑中，她和我最亲。每次去她家走亲戚时，大姑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给我留着，怕我吃不好，劝了又劝，让我多吃点。大姑看我小时候特别瘦，很是心疼，语重心长地说：“侄儿啊！你营养不良，你妈妈常年有病，你太瘦了，需要多吃些好的，补充营养。”离开大姑家时，大姑总把一些吃的东西，大包小包装好，让我带回家。有一次，我去她娘家走亲戚，吃过早饭，再去大姑家，这样一天可以走两家亲戚。我提的篮子里，是妈妈准备的礼品，有2个大馍，6个小馍，4封果子。刚到大姑家，家里稍信，母亲病了。我对大姑说：“我得回去！”大姑不让我离开，想让我吃了中午饭再走。我对大姑说：“我必须回去。”大姑看我执意要走，就给我准备了好多东西让我带着，含泪把我送到大门口，千叮万嘱咐，说下次来了，再给我做好吃的。

一座山，一切都变得如此简单。我站在王屋山下，分明看到愚公正挥舞着锄头，向一块块坚硬的岩石宣战。愚公付出的代价太大，没有现代人“聪明”，把山夷为平地太费劲了，把山掏空，让车穿过，真是巧妙。现代人越来越多借助手段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巧妙与快捷。

山里人平和。山下的隧道在喧嚣中透出焦躁，山上人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全然不管山是否被掏空。局促的隧道里有车抛锚了，司机在冷森森的隧道里满头大汗——谁也不愿在这个惊恐的空间里滞留片刻。旁边却依然呼啸着过往的车子，司机投下或同情或庆幸的一瞥，匆匆驶过，让人想起“沉舟侧畔千帆过”的诗句。头顶压着一座大山，它是否会突然塌陷？隧道顶灯昏黄，隧道两头远处依然是一片昏黄，找不到出口，天地不应，就像活活被钉在密闭的棺材里。此时，山里人不紧不慢地走在山间小路上——他的妻子做好了可口的饭菜，把酒斟好，坐在院子门口等他回来。有一次，我去太行山中的郭亮村，走在“绝壁长廊”的隧道里，像走在天上的街市里。“绝壁长廊”是有血性的隧道，开凿这样的隧道是郭亮人千年的梦想，他们在山中已数千年，他们传承着愚公精神，把路开到家门口。路虽崎岖，但有趣味。我在一间叫“谢晋居”的农家饭馆吃饭，我问他们为何不搬到山下住去，费这么大的气力开凿工程量这么大的隧道。“这里有我们的根。安土重迁嘛！你们山下人不是天天来我们这里吗？”是呀，又有谁肯轻

易背弃故土？人可以在外漂泊一生，但叶落归根永远是根植在血脉中的灵魂安放。郭亮是一个能看到古老星辰的地方，但这“绝境”的“桃花源”，已有成群的“渔人”涌来，那条遗世独立的“绝壁长廊”也逐渐被尘器湮没。

有些隧道不再快捷了，就会被取代，荒废了。伫立其间，苍老而荒凉。隆隆的车声早已沉积成尘埃，空洞逐渐被遗忘填满，荆棘虫蚁、蛛网沉泥。一条曾经热闹隧道就这样冰凉着，被闲置在了一边。现代社会，快捷成了追逐的时尚，如同隧道里快速通行的车，穿梭在有限空间里的满是“仓皇”，每个人就像逐日夸父，迎面而来，双手却积攒了一笔很大的负数——我们攥满数字的手里其实空空如也。疲惫的心需要心灵的安宁来滋养，获得心灵的安宁，需要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让风拂面，撩动几缕青丝，看落叶与流水，让心澄澈且安静，让灵魂得以小憩。

有一次去西部旅行，客车在隧道里抛锚了，司机无奈地说：“今天可能走不了。”我一听心里窃喜，今晚能在山里人家住一晚多好呀！我喜欢在偶然路过的地方小住一下，有很多新鲜感受。一路上我都看着窗外，偶尔闪过几户人家，我对同行的朋友说：“去那

儿住上几天肯定有意思。”“呵呵，那是。”“那我喊一声让车停下来，我们去？”

“喊吧。”

我当然没喊，人生有太多的无奈，我们毕竟不是翱翔天空的鸟。

我和朋友下车，从隧道里钻出来，感觉像一只出笼的鸟，一洗隧道里的阴郁。沿着小道向山上走去，山风阵阵，风景“左右逢源”，山上的气息扑鼻而来，我使劲地嗅着，顿时觉得开阔、舒适。其实，许多身体上、心境上的舒适是与空间开阔连在一起的。现在，脱离了肠道般的隧道而步行在山间，不觉涂去了凡俗之气。我身处迷幻般的雾岚中，如置身于仙境隧道。那浸透着漫长岁月的崇峻与巍峨，使我“荡胸生层云”，顿觉“宠辱偕忘”。我脚下的山高大挺拔，它并不在乎有这么一条隧道。大山不仅仅拥抱隧道，更有一股凛凛硬气，但它不动声色，任草木披拂，任风雨侵袭。没有谁能看透一座山，它就耸立在那里，人们仰望高山之巅，会升起一种崇高感，升起一股凛然正气。我和朋友朝山下望去，人如蝼蚁，在隧道口显示出焦急——那些匆忙赶路的人肯定一遍遍催促司机赶快修好汽车。他们是山下不知山上事，赶路要紧，快速通过要紧。最后，我们也失望地下山了——车修好了。

人的一生总要经历那么几条隧道，奄忽而过，又匆匆忘记。我们驾车通过隧道，暗中谨慎，盼望光明，前面就会有洞天。人生光亮，人生如晦，虽匆忙曲折，但仍有如虹如诗的时刻，让人怦然心动，让人值得一过。毕竟，漫漫隧道终将引导我们朝着前面的光明向前、再向前……

鸡蛋凉面最好吃。”大姑只要有空闲时间，就来家里陪爷爷爷奶聊天，孝顺爷爷奶奶。奶奶常说：“我大闺女是我最舒心的小棉袄！”

有一件事，我一直悔到现在。2011年6月7日，表哥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大姑突发重病去世，按照农村习俗，第三天土葬。噩耗传来，我泪如泉涌，自言自语地说：“大姑去世怎么这么突然，我上一次回老家看她时，她还能说出我的名字，还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大姑下葬那天是我研究生论文答辩的日子，我向老师请假，老师说：“学校不能等你，不然你推迟毕业。”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表哥，表哥说：“表弟，你还是参加论文答辩吧，家里的事表哥安排好！再说了，你大姑已经去世，不要耽误论文答辩，你就别回来了，我们都理解你。”听了表哥的话，我没有回去参加大姑的葬礼。我顺利拿到了毕业证，我拿着毕业证来到大姑坟前，点上纸钱，深深鞠了三躬：“大姑，我研究生毕业了，侄儿来看你了，你能原谅侄儿吗？你生前常常给我说，要好好学学习，为家里争光。我努力做到了，这是我的毕业证。”我想大姑看到我的毕业证，一定非常开心，一定会原谅我。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今年大姑已经去世十年，我时常做梦梦到大姑，感觉大姑没有去世，而是去了远方。

◎ 散文

父母永远的孩子

陈文

虽值半百，每见父母，都如一次回归，恰似小时候放学背着书包回到家里，那种温暖、舒心、自在、安全，让你返璞归于赤子之心，甚至有尚在母亲腹里的感觉。

启门的一刻，母亲直呼：“哦，我的娃子回了，我就知道你。”此时，母亲眼里总有光芒溢出，如我初醒时看到的那缕最清澈的光，又仿佛一阵扑面而来的春风，不管风霜雨雪，我都在春天里。此时，母亲脸上的笑容仿佛绽放于岁月沟壑的花朵，散发着芬芳。此时，父亲在一旁无声恬恬地笑。此刻，我看着他们也像“老小孩”一样。

见面后，父母拉着我坐在他们身旁，和我唠叨一些久远的带着乡土气息的往事，那些往事里流淌着美好难忘的时光。

然后，父母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馋嘴的饭菜。1997年父母从故土来到我工作的城市后，就一直没回过江南的老家。然而，平日子里，他们依然保留着故

土的习俗，做一道道水乡的土菜。吃饭时，父母会不停往我碗里夹菜，我在大快朵颐时常常吃得发撑。然后，父亲让我喝点醋去去油腻。这些年，日子虽不宽裕，但美味佳肴也并不稀缺。与父母的菜相比，我还是喜欢油盐酱醋生葱姜炒出的那种味道，每一口饭菜里，我都能感受到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温馨。而父母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仿佛看着襁褓中的儿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父母虽然年岁已高，但身体还算硬朗，不仅生活能自理，还常常帮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我工作近三十年，一路比较平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回首往事，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跟随父母过着相对安逸的生活，这让我感受到些许的成就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都会老去的一天，常伴父母，享受天伦，此生可慰。

献给烈士刘晓初的14行诗(组诗)

毕墨

新中国成立72周年前夕，读回忆录《中原偵战记》，追忆刘晓初等中原地区革命烈士，他们在新中国解放前夜壮烈牺牲，为伟大的事业奋斗到底，当以碑记。故作诗4首，鸣英雄悲歌，承先辈遗志。

(一)

我在金黄的麦田里寻找你
金黄的麦田散发着丰收的气息
我在宁静的沙河中寻找你
宁静的沙河东送着远逝的舟楫
我向农夫问起你
他捧起一杯新鲜的黄土
我向船夫问起你

他将浪花灌入我的水壶
我在大地上行走
要寻找你的遗迹
我在书卷中访求
想感受你的呼吸
我随时光流回七十多年前
我追思到你年轻的故事里

(二)

你生在豫东农村的残破泥瓦下
在那个飘摇又灰暗的二十年代
你本应是河里平凡普通的鱼虾
一辈子充斥着平凡普通的无奈
你有幸进入了小小的课堂
却碰上“九一八”枪声响起
山河破碎带来凄怆与哀伤

彻底容不下一张小小的课桌
你跳入抗日救亡的浪潮
为长城下的战士宣传、谱歌
你拉琴的手指磨出老茧、血泡
你说哪怕是无头无脑
十五岁的你在红旗前庄严宣誓
成为栖伏在暗处的勇士

(三)

你们用鲜血换来来之不易的胜

在腥风血雨的前夜

挽救了受侵略的水深火热

你不幸地孤身落陷

你们拼起支离破碎的中原大

敌人砍断你的十根手指

你也成为坚定地革命者

你却横眉冷对

为未竟的解放事业

你却誓死不屈

你仍潜伏在战区间

二十四岁的壮士头颅落下

英雄就此为党和人民献身

(四)

我总在寻访时生起疑惑

琅琅

你到底是是个什么样的人

先生，你的河南弦子至今余音

我从七十年前的梦中惊醒

袅袅

终于读懂你坚毅的眼神

爸爸，你的子孙今天已是国之

你是一位读书人，爱好文学做

栋梁

过校长

前辈，六月的河南到处是麦穗

你爱河南弦子、弹得一手好琴

飘香

你爱家人和妻子，不愿让他们

我在金黄的麦田和宁静的沙

受苦受伤

河里寻你，

你是年轻小伙，也常爱爱爱新

我脚下的每寸黄土、每股河水

校长，你的宁平小学依然书声

都有你

永宁湖·秋

陈友元

湖光银色溢满秋，

金叶翩翩尽散去，

白沙滩海任童游。

净留残荷听雨声。

荷花颂

安宁

泥土中孕育了思想

七月流火

莲心里珍藏着太阳

你撑起擎天的绿伞

在漫长的冬季里

给人们送来了碧绿

你历经风霜

送来了清凉

挺直了脊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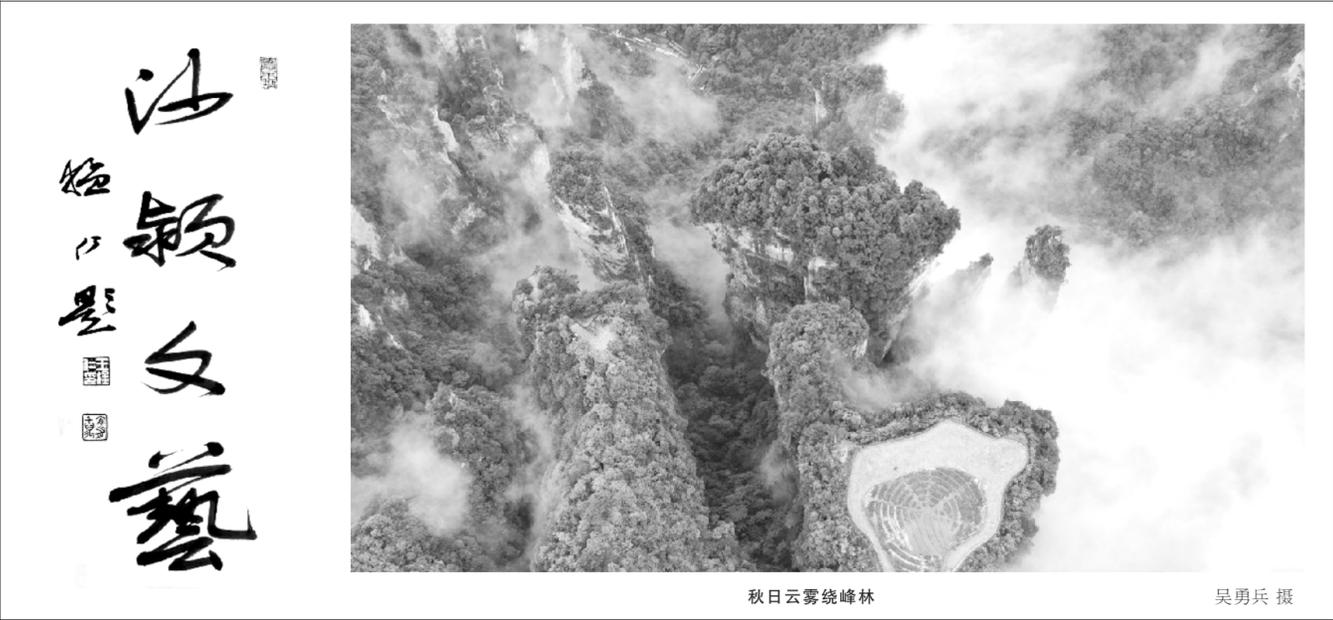
莲花盛开

一直向上 向上

你给人间

追寻生命的辉煌

送来了洁白



你来不来 我们路过都要看几眼

周剑锋

双胞胎儿子上七年级，住校。学校离家3.6公里，开车9分钟即到。首次离开家，两个孩子都很想家。哥俩不在一个班级，不在一个寝室，这让从小形影不离的哥俩很不习惯，每天都要抽出时间，见见面，说说话。

开学后要进军训。军训很苦、很累，这也加重了孩子的思家情绪。孩子分别用教官、老师的手机，给我打了三次电话，两次是送东西，一次是简单聊几句。每次见面都很匆忙，没说几句话，孩子就急着想离开了。

军训结束后，按照学校安排，孩子们可以回家半天。送孩子返校时，他们说，以后如果送东西，就在学校东门，

他们的教室在南边，寝室在北边，从教室回寝室刚好路过东门，晚上8:40放学，9:10寝室熄灯。我说，我工作也很忙，学校为了让学生安心学习，也不希望家长经常去看学生，一个班几十个学生，都用班主任的手机，很不方便，没什么重要的事，不要打电话。过几天中秋节，又要放假了，我就不来看你们了。

晚上8:10，我突然发现小儿子的眼镜忘家里了。不知道他是不知道，还是不想麻烦老师，没有打电话。我急忙拿起眼镜赶往学校。

8:20，有几个学生家长已在那里等待。我扒着学校门口的铁栏杆往里看。

孩子回寝室的路线离我们有20多米，有几个路灯，不是很亮，偶尔有人经过，根本看不清面容。孩子们年龄相仿，高矮胖瘦也差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事先约好，否则，放学时，那么多学生一起走，很难找到自己的孩子。

一位家长说，她儿子上八年级，她经常来学校，有时候能见到，有时候见不到，见到了就说几句话，见不到就回家。

8:40，下课铃准时响起。她赶忙把脸贴在铁栏杆上，找她的儿子。

我担心找不到孩子，去学校之前，约学校的朋友朱老师在东门相见。如果见不到孩子，就把眼镜交给她，请她转

交。

几分钟后，朱老师来到东门，我把情况告诉朱老师，然后她在门内，我在门外，我们一起找两个孩子。

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哥俩，倒见了小儿子的一个同学。他说，小儿子在他前面走了。听他这样说，朱老师有点着急，要去寝室找。这时，两个熟悉的身影向我们走来，一个手搭在另一个的肩上，好像知道我在等他们一样。

我惊喜地喊着他们，他们这才看到我。我问他们怎么知道我会来。他俩说，你来不来，我们路过都要看几眼。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回味两个孩子和那位母亲的话。